

鐵

樹

田
原
著



甲子秋
張
畫



萬
卷
文
庫

⑭④

鐵

田

原
著

樹

鐵 樹

萬卷文庫⑭

著 者：田 原

封面設計：楊 震 夷

出 版 者：姚 宜 瑛

發 行 所：大 地 出 版 社

臺 北 市 瑞 安 街 23 巷 12 號

郵撥帳號：0019252 - 9

電 話：7033862

印 刷 者：淵 明 印 刷 廠

地 址：永 和 市 成 功 路 1 段 43 巷 5 號

電 話：9287145

修訂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

再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

定 價：平裝140元 精裝170元

有版權
勿翻印
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3279號

・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掉換・

2/3

鐵樹

田 原 著

田原是中國近代最有成就的名小說家之一，他的作品早經廣大讀者及文藝界所肯定。曾先後獲得頗負盛譽嘉新學術獎，中山文藝獎，教育部小說獎，吳三連文藝創作獎，國家文藝獎等多項。

「鐵樹」一名「浪子」，是以頌揚田愛為主題的長篇小說，通過作者細膩的筆法，感人的描繪，表達了人性中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一面。

大地出版社



No. 5144

鐵 樹

雨像寡婦死了兒子，毫無指望的哭泣。一直哭了卅多天，還沒有停歇的意思。

整個天際的雲層相當低，幾乎壓着人的眉梢。在白天，連遠山和近海，也顯得一片灰濛濛的。這時，妖婦又抖落她的黑衫，夜，按着老規矩到了。

街燈罩在廣闊的雨幕裏，稀稀落落，昏昏黃黃，又映在圓石鋪成的路面上，形成一條僵硬而無色澤的魚。

在遠處傳來一陣咯噠、咯噠聲，愈來愈近。

老菜瓜撐了雨傘，彎着腰，拖動兩條發僵的老腿，桐油靴子，硬碰硬踏在路面上，咯噠——
咯噠——

他在五大馬路走了一段，然後轉入沒有路燈，伸手不見五指的惜福巷。到了巷子底一座方型樓房前面，樓房口居然有盞五支光的小燈。

臨巷的兩扇大門，一扇已經斜在過道裏，一扇單吊在門框上，風兒一來，便搖擺着發出吱吱呀呀的響聲。

老菜瓜進門穿過過道，摸索着上了磚樓梯，到了二樓第一間，輕輕的拍着單扇門。

「誰啊？」嗓門挺衝的問着。

「我。」

「我——我，誰知你是那個野種？」

「老菜瓜。」

「爲啥不早報字號，真是一灘臭狗屎。」

接着裏面噉哩噉哩響了一大陣子，單扇門兒開了。

老菜瓜進門，先把雨傘放在門後，滴水立即聚成了小潭兒。

開門的女人兩手插腰，就站在他的背後，那身量如同四條裝滿了糧食的麻袋，經過燈光一映射，整個一堵牆上全是她的影子。

老菜瓜慢慢的仰起臉來，望着她那胖嘟嘟三摺下巴，小聲兒問道：

「大娘呢？」

「——」她向透出光亮的藍布門帘一咧嘴：「你沒長眼睛啊？」

「是老菜瓜嗎？」聲調很高就是有點粗澀：「桂香，不是我說妳，見了老實人不欺負，就有罪似的。」

「他啊！」粗粗的手指點着老菜瓜的額角：「根本就不是老九的弟弟老十（實），裝了一肚子的小算盤，睡裏夢裏都算計人家。」

「嘻嘻」老菜瓜緩緩的向屋裏走：「桂香姐，妳也太擡舉我了，我那有這種能耐。」

「少肉麻，誰是你姐姐。」桂香用力一推：「三寸丁，武大郎的重孫子。」

老菜瓜沒被推倒，却乘這股勁快走兩步，進了裏屋以後，他不敢東張西望，兩眼只望着破裂的方磚地。房中，沿牆擺四個高大的衣櫥，在炕對面，是烏木茶几和四把圈椅。

「坐吧！」聲音從臨窗的大炕上傳過來。

「——」老菜瓜的屁股只靠着下手的椅子沿，彎着腰，小眼睛仍盯着那雙沾滿污泥的桐油鞋。

「找着那小王八蛋嗎？」

「就住在北崗子小磨菇家。」

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死也不肯回來，啞——啞——」老菜瓜乾咳嗽一陣，換換氣：「別的我說不出口。」

「我那兒子都不臉紅，你有啥忌諱的？」

「嘻嘻——啞啞——」他搓着鷄爪子似的雙手。

「噢，我明白了，他上大學堂，詞兒太文雅，你學不上來。」

「不——不是——」老菜瓜仍無法講出來：「他——他死也不肯回這個家。」

說完了，偷偷的瞅了一眼，看王大娘是否生氣了。

王大娘瘦削的長臉上，掛着寒嗖嗖的笑。黃黃的手指夾着烟蒂，猛吸一口丟在地上，老菜瓜順勢用腳把烟蒂巴踩熄。

整個房中沒有別的聲音。

不久，從港口傳來火輪船拉鼻的聲音，長長的，淒淒涼涼的。

「老菜瓜，」大娘終於又開口了：「你再去一趟，對小王八蛋說，算他命不好，投錯了胎。」

「——」老菜瓜不吭氣，用心聽着。

「告訴他，他母親天生不是名門閨秀，貞節烈女，今後的日子，娘倆各算各的。他當他的大學生，我幹我的下三爛。壓根我就沒起高攀他的心，他也不必爲我這個上不了檯面的娘難爲情。」

「何必說氣話呢？」老菜瓜大着膽子勸解：「他還小啊？」

「還小，二十一歲零九個月十二天。」王大娘算得清清楚楚：「當初生下地，沒捏死他，就打定了主意犯這份賤。賺錢，總得找個會花的主，只要他在那裏打封信來，要一百給兩個五十。」

老菜瓜還等她吩咐，等了許久沒吭聲，原來她已講完了。人逢傷心事，總會哭。哭眼抹淚的樣子，不希望別人瞧見，老菜瓜只有埋起小腦袋在等。

可是等了許久，聽不到鼻子嗤嗤響或者低泣聲，他忍不住擡起臉來，發現王大娘那油汪汪黃澄澄的臉上，沒有半點淚痕。神情兒，倒很像巷口小廟裏的土地奶奶，坐在白鬍子老頭旁邊，說不出是悲是喜挺沉得住氣的樣子。

——這是個不會淌眼淚的女人。

老菜瓜忽然記起來了，她在這巷口打了三十多年的滾，酸甜苦辣都嚐過了。樂起來，笑得比男人聲響，哀傷的時候，從不哭哭啼啼。

現在她掀開夾襖大襟，從裏面口袋裏掏出一張小額鈔票：

「還不到下兩點，坐車再去一趟。」

「下雨，洋車早就收班了。」

「拿去買酒喝。」

「嘻嘻。」老菜瓜伸出乾瘦的右手。

「——」王娘大那帶翡翠鐲子的細臂膀却收回來：「咱們得說清楚，先辦事，再灌貓溺。」

「錯不了。」他的聲音突然變得爽朗多了。

等老菜瓜一出門，王大娘便把褪了色的繭綢被子拉過來蓋在身上。聽到老菜瓜油靴踏著石板路，發出咯噔、咯噔的響聲，漸漸的遠去，不禁一咬牙。

——小王八蛋，你只看到眼前，以為娘有多少家當？不搬到這裏來，怎能維持得長遠啊！

——你要賣這裏的房子，這是老娘當初發家的老窩，眼看著要倒了，要垮了，能賣幾個錢？

——你只知道住高樓大廈，覺得體面。娘是爛泥巴裏爬出來的人，哼，住大洋樓，也不會多長幾根鬚鬚！……

她恨着，在心裏咒罵着，眼睛却看到石灰剝落的牆上，幾條漏雨的老印子上面，掛著新流下來的水漬。

——這房子真像我一樣老了，不知還能撐幾年。修是不想修的，也許有一天房子真倒了，港口會少一個糟塌女人的地場。

「巴答」一聲，房中電燈被熄滅，她忍不住大叫：

「誰教你關燈。」

「你不睏，我要睏，天天晚上沒事兒，乾熬電油，那得向電燈公司繳錢的……」

「——」王大娘懶得理她，闔上眼皮。

「我看妳是越來越糊塗，老菜瓜根本就不會辦事的衙役，還給他錢去灌黃湯，恐怕現在已躺在馬路上，野狗正噬他的臉呢。……」

桂香的話，又多又囉嗦，直到她發出鼾聲，還七夾八纏斷斷續續的發牢騷。

王大娘知道老菜瓜不能辦事，但是，目前上那裏找一個這末聽話的人呢？

王大娘一夜沒睡好，天剛亮便聽到對面樓上發出殺豬似的尖叫……

「哎唷……哎呀咈咈……啊啊……我的親娘唉！」

叫的上氣不接下氣，突然又是刺耳的高音……

「……我不敢了……求求妳……不敢了……」

王大娘身子突然坐直，大喊：

「桂香！」

「——」桂香揉搓着眼睛睜過來，嚥起厚厚的嘴唇，一臉不高興，說起來也快三十年了，都是

十二點起床。

「妳聽，是那一家？」

「胡七嬸。」桂香連聽都不要聽，就知道。

「這個老梆子，收拾誰？」

「蜜寶。」

「啥樣子？」

「妳沒見過？」

「見過還問妳，去把七嬸找來。」

「真是吃飽了撐的。」桂香很不情願的向外走。

「有妳這種懶貨，卅多年來，老娘就沒吃過早飯。」王大娘不服氣，照樣罵過去。

桂香真把七嬸給帶來了，七嬸三角型的小臉上白煞煞的，還有不少汗珠子，手中仍拿了根又細又軟的籐條。

「怎麼大清早就動家法。」

「氣死人，」七嬸把籐條向地上一丟：「想當年咱們姐妹跑碼頭的時節，下雨陰天，三更半夜，拉不到客人就不敢回來，哪教老鴿兒操過心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輪到咱熬出頭當娘都沒

有一件事稱心如意，簡直白活了，苦命噢！」

胡七嬌一拍巴掌，又擰了一把鼻涕，抹在鞋後跟上。

「妳家啥時候弄了個蜜寶？」

「前前後後來了不到兩天，使了我白花花八十塊大洋，」七嬌一開口便是長江大河：「昨晚趕出去，連半個芽沒接來，天不亮我去茅房，誰知道她偷偷的開着燈在屋裏寫呢？」

「寫啥？」

「紙上的玩意認識我，我不認識它，哼，你不知道有多氣人吧，真氣得炸了肺。她還自以爲挺不錯兒呢，以爲是妳常說的謝——謝——啥來？」

「瀉藥！」王大娘沒好氣的頂她一句：「別打啦，現今不時興這樣。」

「不打就不怕，不怕就臉皮兒薄，臉皮薄像黃花大閨女似的怎麼拉客賺錢。」七嬌氣得直哆嗦。

「妳又賺了多少錢？」

「我不能像妳，嫁了三回，一個比一個有底子，撈了不少。」

「——」語意够尖刻了，王大娘並不生氣：「搖錢樹要栽，不是憑空搖。細緻的活兒才值錢，細緻活兒也攔不住打。」她拍拍老友的手背：「帶來給我瞧瞧，看看是啥貨色。」

「乾脆一句話，妳也是爽利人，轉手賣給妳。」

「妳就認定她是賠錢的，這可不大公道。」

「妳能啊，妳會調理啊。」

「我是真的洗手了。」

「洗手還跑到這裏來，少撇清。」

「因為我要賣掉那邊的大宅子。」

「啊啊……」七嬸忍不住大叫了：「買回來多困難，我看妳是中邪發昏燒的，也不替妳兒子春城想想，難道大學生將來在這種地方娶媳婦生兒子，妳真是越老越背諱了……」

「妳嚷嚷有個完沒有？」王大娘不想解釋，反而催促七嬸：「把那叫蜜寶的丫頭帶來，還有她寫的那張紙。」

「紙。」七嬸從地上拾起籐條，細細的脖子梗一仰：「我早丟在茅坑眼裏了。」

王大娘對着她那瘦稜稜的脊背，也大聲吼叫。

「咱們有話說在前面，把孩子好好的帶來，可不能像趕豬，邊趕邊用鞭子抽；我不憤。」

「——」七嬸全聽見了，可沒理她。

沒多久，七嬸帶了個細細高高身材，穿的相當單薄的女孩子過來。

女孩的雙辮鬆了，披在背後，短短的竹布衫上面全是灰土。露在外面手臂，全是紅紫色棱子

起的好高的傷痕。

她掩着臉，低聲哭泣，只露出挺直的小鼻樑，看不見她的眼睛，臉上似乎有不少的灰垢，

「叫大娘。」

「大娘。」女孩不敢不叫，聲音却像蚊子哼哼。

「到這裏不准哭，」七嬸過去狠狠的擰了一把：「顯得老娘天生是黑心鬼似的。」

這吼叫還真有用，女孩子停止哭泣，胸前和肚皮却一鼓一鼓的，冤氣整個憋在裏面了。

「就是這貨，我一看就惹厭，」她指指王大娘：「妳看着調理吧。不過，親是親，財是財，她跑了怎末說，將來賺了錢又怎麼說？」

「跑了照賠八十大洋。」

「沒這個價錢？」七嬸扳起面孔。

「噢！妳見風就想漲啊。」王大娘一拍茶几，黃黑色的牙齒露出來，比七嬸還兇十倍：「這丫頭還沒開始進賬呢？」

兩個女人吵得活像兩條野狗，碰見一塊肉骨頭，可是，這塊肉骨頭有靈性，伏在牆上又哭了。

蜜寶一哭，七嬸更加心煩，她老了，怕費神費心調理生手：

「好吧，再說賺了怎末分法？」

「我不開寨子，孩子還是還給妳，頭六個月進賬算我的。」

「好黑心噢。」

「不幹拉倒。」

「三個月，不能多半天。」七嬌伸出三個細火柴棒指頭。

「四個月，絕不多加多半個時辰。」

「噫！」七嬌從鼻孔中噴出怪聲，停了停又道：「四個月就四個月包括調理時間。」

「中！得下三個月功夫。」

「妳教她當女狀元啊。」

「說不定她是舞廳中的皇后。」

「不成，到那種地場，見多識廣。她會飛。」

「飛以前，拔她一根翅膀毛，也比在碼頭上拉幾年客賺得多。」

「——」舞女這行胡七嬌沒幹過，却親眼看見紅牌們坐私家包車，或者僱馬車去上班，她只

有半信半疑，臨走還忘不了發狠：

「別看這裏是妳那王狗子打下來的江山，妳總是和我一樣蹲下來溺的貨。跑得了尼姑，搬不

掉庵，妳還有這棟破樓。」

不知是兩人合夥，還是世仇大敵，誰也信不過誰。七嬌把蜜寶丟下，發着雌威，大呼小叫的回到自己的窩。她要周圍的同行聽清楚，這玩意不用契約，大夥的耳朵就是好見證，誰也不能侵犯誰，破了這行規，就無法在碼頭上混。

王大娘比起她來沉得住氣，等七嬌一走，就吩咐桂香：

「帶她到外面，打盆臉水，沖洗沖洗。」

「——」桂香不開口，先把蜜寶向外推。接着聽見向臉盆倒水聲，接着是桂香嗓子眼裏發癢咳嗽。

「看不出啊！活的快摸着棺材梆了，才開始修福，修個啥勁呢，連親生兒子都修的不回家了。」

王大娘一聽，開始繃眉頭，沒料到胡七嬌剛吵完離開，半天不吭氣的桂香上了場！

「桂香，妳這個老貨，看不出我心煩。」

「心煩，活該。」她一面嘟囔王大娘，一面罵蜜寶：「死丫頭片子，不知道脖梗上擦胰子，啊啊，看着黑的噢，快成車軸子。」

「妳要伺候人家，就好好的。」王大娘掀開門帘向外瞧。